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艺术美育共情式创新

张晶晶

南京传媒学院

DOI:10.12238/er.v7i8.5331

摘要：共情指个人的情感与他人情感契合，在情感上与人共鸣。艺术美育的实质是情感教育，艺术共情是情感陶冶的重要途径。本文提出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艺术创作和审美具身的技术支持，助力教师建立以创新实践为导向的美育共情机制。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个体审美重塑、跨学科内容重构、具身实践共情与高阶评测促进四个方面开展教学实践创新，形成以实践促共情，以共情促美育的良性驱动模式，推进新时代公共类艺术美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美育；共情；实践创新

中图分类号：{G7} **文献标识码：**A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the Innovation of “Empathetic” Practice in Public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Jingjing Zhang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Nanjing

Abstract: Empathy refers to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others, resonating with them emotionally. The essence of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s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artistic empath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emot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s us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for artistic creation and aesthetic embodiment, helping teachers establish an innovative practice oriented aesthetic empathy mechanism. By utiliz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ve teaching practices are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 individual aesthetic reshaping, interdisciplinary content reconstruction, embodied practice empathy, and high-level evaluation promotion. It forms a benign driving model of “using practice to promote empathy and using empathy to promote aesthetic education”, thereby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public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Empathy; Practice innovation

引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已成为技术现实，智能技术迭代推动人机协作应用场景向纵深拓展，教育领域面临智能升级的新创变与新挑战。艺术领域，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创意创作工具的转化，激发艺术美育观念与实践的创新变革。现有艺术美育面临具身共情困境，如何利用智能技术丰富课堂艺术活动，提升课堂情感认知共振，既是对高校美育教学面对新技术生态的快速回应，也是新时代人才高质量培养的深度思考。

一、艺术共情理论

共情(empathy)一词来源于心理学，又名同感、移情、共感，指“个体面对(或想象)一个或多个个体的情绪情感时，首先产生与他人情绪情感的共享，而后伴有相应情绪反映的心理过程^[1]”。共情概念自出现以来，受到哲学、社会学和艺术学的关注。艺术学者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聚焦艺术作品内容、形式与人情感之间的相互关

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费肖尔(R·Vischer)、蒂庆纳(Titchener)和立普斯(Lipps)为代表的德国美学家和心理学家提出移情说，认为移情是“客观化的自我在一个不同于我的对象上的展现^[2]”，将审美欣赏视为审美主体的移情过程。移情说是文艺美学重要的审美原理，对文艺创作产生巨大影响。艺术移情或共情是“审美主体与客体在情感上的契合一致而产生的肯定性、应答性的感受、体验，是一种普遍性的强烈的情感状态^[3]”，将艺术作品客体与审美主体紧密联系起来，是艺术审美与创造所追求的境界。

艺术共情理论与艺术美育息息相关，共情是美育追求的根本目标。艺术美育的实质是情感的陶冶，人性在美好情感的共鸣中得以圆满完善。落实在课堂教学中，表现为教师通过艺术欣赏行为激发作品与作者、欣赏者之间的积极感应。使艺术之美在理智上给人以启示，在情感上给人以波澜，从而从深层唤起生命感悟。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下以实践为导向的共情式美育创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器学习模型，具有强大的内容生成功能，能够根据用户指令需求，自动生成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内容。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中的应用较为突出，主要为视觉艺术、产品设计、动画和影视等艺术媒体制作高质量的图像和视频，“工具强大的内容生成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从创意形成到付诸生产的整个创意生产过程^[4]”，这一深刻的改变表现在艺术创意生产实践从专业走向泛在，从艺术小众走向社会大众，创意实践的大众化为艺术美育教学创造出更多可能性。从文本向多模态信息自动转化的技术优势，使课堂内的艺术想象与创意实践打破学科壁垒，促进非专业学生亲身参与艺术创作，为高校公共类美育的实践性创新导向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

（二）以创新实践为导向的共情式美育特征

“学生的审美发展是以个体审美经验的不断积累与丰富为基础的，而审美经验的获得有赖于个体参与具体活动^[5]。”诸如创作、表演或批评等形式的艺术审美活动可以使学生获得真切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这一具身体验下的情感和体验越丰富，越能提升学生的同理心，加深对艺术作品及文化信息的理解和尊重。生成式人工智能帮助学生解决技术运用问题，让具身体验的实践教学具有突出特点。

1. 创作实践突围，创意共情最大化

创造力是艺术创作的核心，也是高校公共美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创作类艺术实践是创造力培育的最佳途径。然而，艺术作品创作需要一定知识素养与技能训练的沉淀，难以短期形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化解了艺术创作技能、技法和知识的阻力。学生个体只要输入文本描述，即可突破技术限制，获得自动生成的作品。学生可以借助智能之力，免受技术的羁绊，自由发挥想象力和探索精神，通过写诗、作曲、写歌、绘画或雕塑等艺术形式大胆表达思想与情感。

2. 群体共情悬置，个体表达自觉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动艺术美育从公共空间的群体性审美共情向私人空间的个人化审美共情转变。传统美育课堂上，群体性审美特征明显，教学内容来源于群体性审美经验，授课方式是以一对多的群体授课，艺术作品以群体形式展映。生成式人工智能面向用户个体需求的使用优势，使学生个体可以在课堂内外成为审美主体，自由获取和表达个人的情感认知，甚至可以获得个性化指导与反馈，群体权威性的审美经验逐渐被悬置，个体审美共情与表达被重视，个体审美自觉在课堂美育中将日益显著。

3. 学科交叉加强，认知共情多元化

学科交叉赋予艺术审美感知丰富的内涵、多维的想象和

多元的理解，能够促进审美个体思维融合的能力，激发个体的创造活力。由大数据语料投喂和训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创造性内容的生成基于多学科数据信息的存储。作为信息综合体，它能够帮助教师和学生解决知识、技能和视野局限的问题，通过多学科交叉信息呈现、视角分析与意见给予，促进公共艺术美育中师生跨学科素养的培育和实践活动的开展。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下公共艺术美育共情的实践路径

以共情为目标的公共美育创新，是指从心理学共情的视角来落实艺术美育“以美化人”的总体目标，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强交互和创造力优势，优化艺术美育教学过程，使教学的各个构成元素（教学目标、内容、方式与评价）在人机协同下，形成以个体化、强交叉与高体验为特点，意在创造个体共情条件的创新实践。

（一）聚焦个体：从宏观到微观的目标降维

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艺术美育的课程目标有层级之分，课程的基础目标在于陶冶情感，培养学生艺术审美能力，高级目标是完善心理结构，塑造完美人格，多层目标表述了美育的愿景和理想。然而，人机协作下，公共艺术美育课堂的参与者从师-生变为师-机-生，机器作为教育的虚拟智慧体参与到学生审美感知和情感陶冶的过程中，通过一对一个体化服务和内容生成服务助推学生个体的审美意识生成和表达。人机协作的主要目的与实际效能是激活学生个体审美的内驱力，帮助学生自我建构审美意识。相较于高深化和理想化的愿景，降低教学预期，聚焦可行目标，是探索人机共美协作教学创新的首要任务。

审美意识“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形成并在审美过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思想和观念，是人的大脑对于客体世界美的事物能动的反映^[6]。”学生个体审美意识的生成是机器赋能下艺术美育课堂的核心目标与可行目标。这里的生成具有“非预设性”和“发展性”的含义，强调学生个体对已有艺术活动的发展性认识。相较于传统艺术美育课堂，学生的个体审美活动在机器的协助下更加自觉和活跃，教师强制投喂群体性审美意识的现象将被个体审美意识的充分表达取代，审美的个体化行为愈发理智合理。发展个体审美意识是机器融合教学的优势所在，也是高校人才在公共艺术美育中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培育的关键途径。

（二）学科交叉：教学内容的跨界重构

学科交叉指“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打破单一学术领域的接线，对某一问题进行综合性研究^[7]”，学科交叉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艺术美育本身的内在需求，研究如何促进美的教育，其研究本体涉及美学、心理学、脑科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诸多方面。艺术美育是以艺术为中介来消解人文与科学的差异，将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思想统一于人性品格的塑造中。传统公共艺术美育的公选性课堂，

受教师个体能力、意愿和资源等原因所限，教学内容局限于具体艺术门类或艺术实践中，忽视内容的全面性、时代性，以及与其他学科的通约性，在分学科专业的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中，未能发挥出育人孕新的作用。公共艺术美育需应和新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开阔的视野拓展艺术美育本体内涵。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协助下，教学内容可以实现向多学科文化体系吸取营养的进阶。以对话类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为例，针对用户问题所回答的内容具有典型跨学科关联性。例如，输入提示语：请谈一谈莎士比亚戏剧对后世的影响，ChatGPT4.0 快速从文学传统和语言、戏剧艺术、文化影响、政治与社会影响五个方面给出结论，结论涉及文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化学和社会学，如此多元视角的分析让莎士比亚戏剧的相关知识更加深刻立体，反之，机器所展示的多维度视角分析也有助于启发用户跨界思考与询问。课堂上，答案生成的多维特性能够引导学生个体与外界信息（教师教学内容）建立积极的互动行为，激发学生以开放的眼光拥抱新信息，将新信息融入到大脑既存的知识图式中，构建出新的分支进行审美观察、认知和解决问题，最终“使先验知识能够指导新知识的思考，并对既存图式进行调整和适配 [8]”。

（三）人人创美：从围观到体验的方法设计

实践体验还是理论传授，一直是高校公共艺术美育在教学策略选择上的争议之处。高校公共艺术美育的课程设置包含实践体验类与艺术理论类。受技术与设备门槛所限，实践类公共教学展开难度较大，因此，目前高校公共艺术教学以作品鉴赏类理论课程为主，呈现“一人台上讲，众人台下赏”的围观式景观。传统教学策略中的“围观”现象将知识性审美置于顶端，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艺术美育中个体实践体验对于个体精神的建构价值。审美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艺术审美需要依托审美主体经个体体验产生的情感策源，才能通达理性的认知。艺术美育课堂上，学生通过亲身参与音乐、绘画、舞蹈、影视等艺术形式的创作、表演和制作中，亲历音符的律动、线条的流动或身体的跃动等艺术活动，与艺术作品实现情感共鸣，才能真正从情感和认知上接收美的感化。同时，学生对艺术形式的亲身体验也促进他/她主动评价和鉴赏艺术作品的审美行为。感性与理性，知与行，双向发生，双向发展，才能让艺术课堂回归到美育的本源。以人工智能绘图 Stable Diffusion、Dalle-E、Midjourney，人工智能音乐创作平台 AIVA.AI，对话类人工智能 ChatGPT 与文心一言为代表的多模态内容生成智能，扫除了艺术审美实践的苛刻条件障碍，开拓出人人皆可创美的艺术实践局面。

在机器的协作下，教师可以开展以艺术实践为中心的多艺术美育形式，突出表现为创意创作实践类型。例如，影视类艺术课堂以具体商业项目需求（家乡宣传片、公益广告

片、校园原创短片）为导引，将影视作品审美的感受与知识点付诸实践，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中通过对话文本输入编写剧本、定位风格、描述形象，选择和修正视频；艺术史类的课堂上，针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描述，教师可以借助 AI 生成 3D 图形，创造虚拟场景，将历史作品中抽象的知识点或情感形式转变成具体细致的图形或表格呈现，学生在个体审美认知的基础上，协同生成式人工智能，自由选择诗歌、散文、音乐或图像等形式发展情境，创造新的作品；音乐鉴赏类课程可利用 AI 生图及影像的功能，将复杂不可见的音乐知识转化为可视可见、通俗易懂的图像或视频，让学生看见音乐。教师也可以利用生成智能生成音乐作品，将其分解为不同段落或单元，便于解析，也可转化为可修改的电子乐谱，供学生点击倾听或改编。

（四）高阶作业：从知识到思维的测评升级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艺术美育场景中的应用挑战之一是作业的形式设计与评价。论文是高校公共艺术美育的常见的作业形式，也是教育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率最高的形式。然而，学生利用生成智能代写作业，或大量剽窃观点，已成为社会现实，违背了学习的伦理道德。技术应用的负面影响迫使艺术教师需要重新审视公共艺术课程的作业目标与作业类型。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点，作业目标的设定需要从低阶知识型向高阶思维型转变，高阶思维是包含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等在内的思维集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批判性思维、独创性能力以及严谨性逻辑思维能力等对学生完成作业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可贵和重要 [9]”。高阶式作业类型的设计可以打破一论到底的传统形式，采用艺术作品+创作报告的形式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艺术作品是人机协作下艺术实践的成果，通过实际作品（静态图片、歌曲创作、动态视频、交互程序等）观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力、感受力和想象力。围绕个人作品而成的创作报告，是作者对自我作品鉴赏的理智分析，能够真实反映作者的艺术鉴赏修养。

人机协作下作业评价需要考虑机器与人的贡献度。在未来教育智慧化发展趋势之下，完全排除机器贡献的观念与整体教学范式变革相违背，教师关注的焦点应该从如何避免机器代写转为如何提升学生个体在作业完成中的主导性和能动性，也就是学生与作业的共情。公共艺术美育的创新教学变革包含作业评价，评价的重心是学生个体在人机协作式学习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主导性。结合整体教学环节的变革，以及艺术课程的特点，评价方式上的创新是从作业结果评价转为过程表现评价。过程表现评价指依据学生在人机共生学习的输入和产出过程中个体的表现程度来评价，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具体是指人机对话中问题提出的数量和难易程度、对智能生成观点的提炼和创新程度，以及机器辅助创作

中的专业化指导程度。从过程的表现中，教师可以充分观察到学生是否具有独立和积极的审美意识，与课程教学目标是否取得一致。

四、结语

从心理学视角读解高校公共艺术美育的现实困境生成，个体的共情缺失是关键因素。以美育人，以美化人的目标实现首先要从以美感人阶段开始，共情是解决艺术美育课堂空间中中学生个体与艺术作品、与同学教师、与社会文化相互联系的枢纽。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为艺术美育课堂中的共情生成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依据共情的知觉—行为机制，新技术为学生带来独立审美、实践体验、跨界学习和高阶评测等新型课堂共情活动，创造出人人皆可审美、人人皆可创美的艺术共情图景，赋予公共艺术美育真正的现代价值与意义。伴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升级，公共艺术教学中的人机合作将更加紧密，教学流程更具多样性、科技感与创新性。依托技术的力量，让艺术美育真正融入品格塑造中，激活生命的情感与能量。

[参考文献]

[1]刘聪慧,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共情的相关理论评述及动态模型探新[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05):964-972.

[2]Theodor Lipps. Leitfaden der Psychologie,3rd ed.[M].Leipzig: 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1909:222.

[3]邱明正.审美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330.

[4]Ziv Epstein, Aaron Hertzmann, Art and the science of generative AI [J].Science 2023(380):1110-1111.

[5]杜卫.美育论[M].教育技术出版社,北京,2014:157.

[6]田川流.艺术美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10.

[7]刘献君.学科交叉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重要途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0(01):1-7.

[8]祝智庭,戴岭,胡姣.高意识生成式学习:AIGC技术赋能下的学习范式创新[J].电化教育研究,2023(06):5-14.

[9]李海峰,王炜.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学生作业设计与评价[J].开放教育研究 2023,29(03):31-39.

基金项目：

南京传媒学院校级教学改革项目“应用型本科院校公共美育数智化教学模式创新研究”（JG202313）；南京传媒学院高质量公共课教学改革研究项目“AIGC赋能高校艺术美育多学科协同育人模式研究”（JG202403）。